

將軍與詩人

(三)

王培堯

——吳佩孚。楊雲史遇合悲歡

黃州艦上詩酒風流

吳佩孚畫竹，楊雲史題詠，是當年黃州官紳爭相羅致，視同瓊寶的珠聯璧合「詩人」之作。

楊雲史曾有題「吳將軍畫墨竹」的長歌，一開頭就用「古來將門誰能畫？小李將軍與曹霸」這般氣勢如虹的句子，益以「蓬萊將軍今英雄，寶刀有血筆有風，千軍一掃如落葉，盤根錯節羅心胸」，「欲畫不畫目如電，成竹乃在落筆先，氣吞全紙檀欒湧，傍人猶見筆不動，兵法筆法一貫之，運為己意皆為用，須臾風雨到毫釐，兔起鶻落真宰宣，千枝萬枝舞烟雨，一幹兩幹撐青天，往往紙盡氣未盡，清剛卓立天為穿！」那是何等的大氣磅礴，痛快淋漓。

在黃州時，曾有一次，時在夏曆二月初五，吳佩孚邀楊雲史往遊牛頭灣馬橋村，他們輕裝簡從，漫步田壠。當時吳佩孚看見農家門前積水，將要淹及門扉，他便懇勸鄉民種樹，說了些種樹的益處，聽得鄉民們津津有味，後來曉得了這位

惇惇儒者，居然就是卒威上將軍吳佩孚，於是家家戶戶擺出香案，男女老幼羅拜於平疇綠野之間，引得吳佩孚哈哈大笑，他一面拱手道謝，一面顧盼自豪的告訴楊雲史說：

「這才是真正的民意啊。」

歸後，楊雲史又有三首寫實之作，頗見風趣，詩云：

萬頃江田烟柳斜，春流十里抱人家，黃童白叟爭來看，踏碎一川油菜花。

犬吠鷄鳴滿水濱，平疇對語意相親，羣兒拍手呼名姓，笑說英雄是好人。

使君最愛話桑麻，步入江村野老家，爭揖將軍茅屋坐，殷勤笑勸吃杯茶。

可惜，大局混沌，國勢岌危，吳佩孚的悠閑舒坦歲月，可能在他一生之中僅此黃州兩月而已，黃州道上，又是各方代表，紛至沓來，始之於川湘黔，繼起如江浙皖。川湘黔聯防條約簽訂，吳佩孚重振旗鼓，東山再起之基礎已告奠立。段祺瑞是最怕吳佩孚出此一着的，他命新任安徽督

理（亦即督軍），安福系巨擘王揖唐訪吳佩孚於黃州艦上，偵伺動靜，一覘虛實。吳佩孚曉得王揖唐此行的目的，虛與委蛇，妄顧左右而言他。那王揖唐當年夤緣出任南北議和總代表，被吳佩孚發表通電罵了個狗血噴頭，所以王揖唐對吳佩孚恨之入骨，他正好趁此機會危言聳聽，唆使段祺瑞火速對吳佩孚採取行動，於是乎，吳佩孚連閑中樂都樂不成了。

十四年二月下旬起，段祺瑞對吳佩孚採取斷然手段，一面懲惠川黔將領會攻川督楊森，迫其兵敗下野，退回廣安，段祺瑞以參謀總長一職為餌，誘楊入京，結果楊森沒有上他這個當，不過他對吳佩孚的仗義聲援，至此已屬無能為力。另一方面，復在武漢散播謠言，盛傳吳佩孚舊部即將連絡川黔滇合力圍鄂，蕭耀南一心慌，將吳佩孚的舊部第二十四師師長楊清臣、第十四混成旅旅長時全勝逕行拿辦。後者為二月十二日的事。

最厲害毒辣的一手，厥為密遣海軍司令許建廷，親率長江軍艦八艘，聲色不動的悄悄駛近黃

州，打算出吳佩孚不意，包圍決川、瀋蜀兩艦，圖窮七見，將吳佩孚等一舉成擒。

天幸又有一位肝膽相照的老朋友，兼亦為其部下，前海軍總長杜錫珪獲悉機密，他急電在黃州詩興正濃的吳佩孚，請他立刻下令兩艦同時啓碇速離黃州。吳佩孚獲電後當然不敢怠慢，便在長江八艦鼓輪趕來之際，溯江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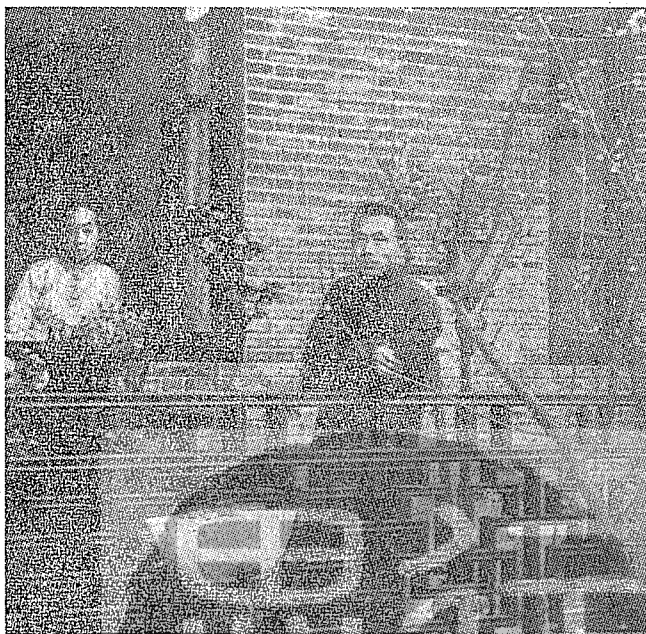
當時還有一重莫大的難關，那便是態度越來越見惡劣，甚至於公然抓了吳佩孚舊部兩員大將

的鄂督蕭耀南，吳佩孚料進了他已接獲段祺瑞勒令攔江截擊的電報，所以他迫不得已用了瞞天過海之計，三月一日深夜啓碇後，下令二艦燈火全熄，肅然無譁，而在當夜接近黎明時候駛抵武漢江面，然後乘兩岸守軍措手不及，加足馬力，一衝而過。

那真是吳佩孚兵敗撤關後最長的一夜，危難四伏，險阻重重，沒有人想得到已成甕中之鼈的吳佩孚會被許建廷啣尾急追，蕭耀南殿陣以待的

大包圍圈中衝將出來。決川、瀋蜀兩艦啓碇不過兩個多鐘頭，許建廷即已親率八艦趕到黃州。獲悉吳佩孚先已聞風逃逸，他立刻加速追趕，當吳佩孚座艦衝過武漢，抵達六十里外的金口，許建廷的艦隊業已將及追上，而兩岸又有通蒲鎮守使兼第二十五師師長陳嘉謨所部的兩萬重兵，在大江兩岸佈好了砲兵陣地。

陳嘉謨是吳佩孚部將的部將，亦即湖北督軍蕭耀南的部屬，當蕭耀南都利令智昏，「却將恩義反為仇」，吳佩孚又怎敢期望奇跡出現，陳嘉謨會義釋華容道，放他過關？他只要一聲令下，衆砲齊轟，再加上後面緊趕過來的八艘敵艦窮追猛打，這分明已是天羅地網，無路可逃。兩艘軍艦上的人彷彿全部絕望，人人心愛如焚，焦灼緊張。唯有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吳佩孚和楊雲史，兩人不約而同的表現了無比的勇氣。吳佩孚在敵砲密集，露口相向之下從容自在，他效法謝安之雅容鎮靜，在座艙裏憑窗打棋譜。在他身旁場上，楊雲史喝了半夜的酒，



楊雲史和他的霞客夫人，江山萬里樓中夫妻唱和。



楊雲史、霞客夫人和兩個最小的孩子。此影攝後不久，霞客夫人即感染時疫，一病不起。

楊雲史、霞客夫人和兩個最小的孩子。此影攝後不久，霞客夫人即感染時疫，一病不起。

此刻早就爛醉如泥，肝聲大起。

情急了與行不得也哥哥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排砲猛轟一觸即發，兩艦人員設非俯首成降，便是葬身魚腹，然而偏在此時奇迹出現，好個眷念舊主的陳嘉謨，他突然下令發砲，却是砲彈並非在向決川、瀋蜀兩艦飛來，而是落在追兵八艘軍艦之前。陳嘉謨居然變成了吳佩孚的救命恩人，得力保鏢，他發砲警告許建廷：

「你若膽敢再進一步，我這兩岸的大砲可就要向你艦隊猛轟了。」

有此突如其來的劇變，許建廷大喫一驚，手忙脚亂，他忙不迭的下令掉首回航。

吳佩孚一行終告又度逃過鬼門關，三月四日，在岳州各界盛大歡迎聲中，安然抵達。趙恆惕立即通電保護，並且聲明岳州為湖南省自治區，不容任何外力侵犯，否則即係與湖南一省為敵。趙恆惕在他的通電裏義正詞嚴的說：

「國內互爭，皆緣政見偶異，並無恩怨可言。玉果已解除兵柄，不妨隨地優游，何必迫其僑寓租界？既非國家愛護將才之至意，尤乖政黨尊重人格之美德！」

他算是狠狠的擱了段祺瑞輩一記耳光，此一義舉，當年曾博得輿論一致讚揚。

楊雲史「願共英雄同患難，不須妻子問平安」，他記這一次死裏逃生，曾有詩云：

舳艫千里溯滄洲（隱者所居之水隈也），謝傅圍棋且解憂，我醉欲眠人亦散，春燈風亂

岳陽樓。

前兩句記的是那天艦中之事，後兩句則記艦抵岳州，當地紳士公宴吳佩孚於岳陽樓，慶賀吳玉帥安然脫險。

十四年三月四日到岳州時，新任岳陽鎮守使鄒序彬（禮），以湖南省長趙恆惕代表的身份，往迎吳佩孚於艦上。鄒序彬報告吳佩孚說：

「省長的意思，衡陽是玉帥的舊游之地，南嶽為三湘第一名勝，玉帥在那邊故交舊友又多，他令我請玉帥的示下，是否願住衡山。」

吳佩孚心知這是趙恆惕在為他的安全、舒適着想，不過他另有隱衷——君子俟時而動，江浙二次戰爭齊（燮元）盧（永祥）之戰將起，奉張和馮玉祥矛盾日深，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段祺瑞無兵無勇，漸成傀儡，勢將如秋扇之見捐。在岳州，不失為縱橫捭闔，問鼎中原的理想活動基地。所以他對趙恆惕的一片關懷表示謙謝，同時又唯恐增加東道主的困擾和麻煩，吳佩孚決定把家屬送上岸，借住在岳州紳士葛豪的家裏，衛隊則分駐天后宮附近，他自己由諸幕僚和楊雲史陪着，就住在船上。

完全是吳佩孚酬答楊雲史拋妻別子，誓死相隨，以報知己的一片美意。有一天，他讀到楊雲史「洞庭風起城下帆檣如櫛，湖畔多秦吉了，樓鳴梳櫓，終日可聽賦呈吳公」的一首七言律詩。（筆者註：「娜嬛記」有云：「昔有丈夫與一女子相愛，書札相通，皆憑一鳥往來。此鳥善解人意，忽對女子曰：『情急了』，因名此鳥為情急了。又以爾雅翼：『秦中有吉了鳥。』吉了出於

秦，乃稱之為秦吉了。同時又稱『情急了』）楊雲史詩云：

岳陽樓下水連天，如此韶華但晝眠，盡日江豚吹白浪，守風愁殺岳陽船。

巴陵江上鷓鴣啼，啼滿千櫓十里堤，縱有東風行不得，瀟湘還在洞庭西。

彼此推心置腹，款款然情至意盡已久，吳佩孚方讀一過便料中了楊雲史的心事。轉念一想，這恩恩愛愛的兩口子，祇為了楊雲史矢志與自己共患難，兩地分離，牽心掛肚腸。這三幾個月來真是情何以堪？因此，他便打了個哈哈，說是

「雲史，我也得了一首，你看如何？」

語罷，運筆如飛，寫了一首：「洞庭春望」，詩云：

青草山前蘆葦肥，洞庭湖裏鷓鴣飛，春風春雨無窮盡，帝女仙人何處歸？

（筆者註：按本草綱目禽部：「鷓鴣性畏霜露，夜棲以木葉蔽身。多對啼，今俗謂其鳴曰：『行不得也哥哥。』」所以吳佩孚用「行不得也哥哥」以對楊雲史的「情急了」，確係一段佳話。）

詩成，吳佩孚嘖嘖大笑，他無須徵得楊雲史的同意，等楊雲史辭出後，他便親自作書，派人到楊雲史的家鄉，把楊雲史的霞客夫人，妥妥當當的接到岳州來。以免楊雲史「情急了」，霞客夫人却在嗟歎：「行不得也哥哥」！這原是皆大歡喜的一件事，殊不料詩人命薄，終至釀成一幕悲劇。

霞客夫人紅顏天妒

不久以後，當楊雲史驟然聽說，他日夜苦思的霞客夫人，正在柝江西上，不日即可抵達岳州，跟他團圓，暢敘離情別緒。江東才子楊雲史簡直喜得笑逐顏開，春風滿面，他躊躇滿志，得意洋洋的寫了一首七律，題曰：「聞婦霞客將至岳陽，遣舟以詩迎之」，詩云：

日日江樓聽雨眠，早知詩句到愁邊，洞庭三尺桃花浪，催送湘江下水船。

一春白日去堂堂，千里迎君到岳陽，如此煙花三月半，畫樓梳洗看瀟湘。

霞客夫人旋即翩然來臨岳州，在吳佩孚的盡

心安排之下，楊雲史和他的霞客夫人同寓岳州士紳易鳳儔家。楊雲史曾有一首五律紀實，詩云：

門巷高原上，巴邱萬里情（巴邱即岳州也。筆者註），青林呼煮酒，江閣坐聽鶯。細雨潤成響，春流舟自橫，清遊思故郡，況復未復兵。

民國十四年三月，楊雲史的霞客夫人，被吳佩孚命人接到岳州，大難不死，夫妻重圓，足足過了五個月的「祇羨鴛鴦不羨仙」的幸福、美滿歲月。一對恩愛夫妻泛舟洞庭、遨遊君山、草暗花濃、二喬墓，春雨曉晴洞庭早起，有數不盡的旖旎風光，人間天上。然而五閱月後，詩人命薄，終以一齣悲劇收場，這真是自吳佩孚以次，任

何人都無法得能始料得及

的事。民國十四年夏曆八

月，當霞客夫人和楊雲史

歡聚五閱月後，當時吳佩

孚業已組成七省聯盟，由

湘鄂川黔四省聯防，再加

上山西、河南、陝西而共

擁吳佩孚為七省聯軍總司

令，高呼：「尊段、擁吳

、聯馮」的口號，逼奉張

攤牌。吳佩孚顯已掌握有

利的情勢，利用其個人的

聲望，取得與天下羣雄逐

鹿的有利地位，孚威上將

軍終於東山再起了。

然而就在一切即將好

轉的時候，岳州大鬧時疫，死者纍纍，楊雲史

的霞客夫人突然也受了傳染，中秋節兩夫妻還說

月有詩，當時他們的兩個孩子要回籍就讀，霞客夫

人想跟愛子同行，却是夫妻告別之際轉覺不忍，

於是又告留下，便由於這一念之差，使她感染時

疫終告一病不起，不幾天後她便得病，頂小的兩

個孩子雖則割股療親，巴望她能早占勿藥，霍然

而癒，可是拖到當月三十日，終告撒手而去，造

成楊雲史深心中莫大的憾憾。二十年患難夫妻，

訣於一旦，使楊雲史回首前塵往事，情何以堪？

最令楊雲史傷心無奈的是，霞客夫人死後的

第三天，入殮蓋棺後的第二天，吳佩孚即以十四省聯軍總司令的名義，自岳州啓程赴漢口，督師討奉。這一天是陰曆九月初三，陽曆十月二十日，楊雲史雖有傷妻之慟，可是在吳佩孚堅邀之下，他也祇好全始全終，揮淚隨師東行。吳佩孚這一次的受十四省聯軍擁戴，出任統帥，其前後經過，照他在十月十九日發佈的效電所謂，厥為：

「奉軍深入，政象日非，孫馨帥（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號馨遠）與師討奉，堅請東行，福建周樾帥（福建督軍周蔭人）電稱：惟吾帥之命是聽，湖北蕭珩帥率湖北全體將領電稱：此次共伸大義，欲動人心，首資號召，擬請鈞座出山，希早命駕等語。救國鈞奸，豈容袖手？玆定於二十一日赴漢，特先奉聞。」

楊雲史一路悼念亡妻，淚流不止，隨着吳佩孚歡聲雷動，欣喜騰踊的大軍，陸續北上，舟抵漢口，蕭耀南前倨後恭，判若二人，他親率文武百官，恭迎江干。見到吳玉帥，上前敬禮，隨侍



。孚佩吳的時「部總軍聯省四十」墩家查

左右。凡此，看在楊雲史眼裏，不但毫無揚眉吐氣的心緒，無非是一片淚眼模糊而已。

吳佩孚駐節漢口，忙着總部人事的安排，十四省聯軍總司令部，旋即因「十四省」範圍仍嫌太小，改爲討賊聯軍總司令部了。當時總部各部門人選，羣賢畢集，人才濟濟，極一時之盛。參謀長蔣方震（百里，保定軍校校長，當時頗負盛名的軍事學家）、總參議章太炎、蔣雁行（當過江北都督、陸軍總長）、秘書長張其鏞（一度出任廣西省長）、軍務處長張福來（前河南督軍）、外交處長張志潭（當過內政總長）、交通處長高恩洪（前交通總長），前參謀長張方岩降充高級參謀，大詩人楊雲史，也得了秘書幫辦一席。

九死一生，苦盡甘來，終於熬到了吳玉帥重掌兵符，號令天下，楊雲史以危疑震撼，死生關頭的唯一文學侍從之臣，和吳玉帥朝夕與共，如影隨身，他理應大展鴻猷，有所作爲。然而他偏巧在貞下起元，剝極而復的前三天，死了恩愛逾恆的髮妻，徐霞客不及見旌旗招展，大軍雲集，窮愁夫婦否極泰來，飛黃騰達的那一幕，固然是她紅顏命薄，天妒佳麗。可是，楊雲史在鼓盆之痛，悼亡悲泣之際，偏是枯木逢春，時來運轉，登臨他一生顛峯狀態之時，這簡直是命運予他的一大諷刺，時人多譽楊雲史詩如杜少陵（甫），楊雲史則嘗自嘲他不過境遇和杜少陵相埒罷了。其實，造化弄人，命途多舛，楊雲史還不如也會走過幾步好運的杜工部呢。

在討賊聯軍總司令部裏，人人忙着升官發財，邀寵立功，唯獨一個楊雲史，哭喪着臉，呆呆

怔怔，一得靈感便寫悼亡詩，編他的霞客夫人爲他保存整理的詩集，親物思人，如見一榻攤書，煎茶相伴，「江村消雨後，燈火可親時」，貧賤夫妻百事哀，更何況一對佳耦二十年裏聚少離多，經年累月的兩地思念。楊雲史愴然倉卒永訣，追念霞客夫人在世時的四德俱備，他私謚霞客夫人爲懷夫人，爲之作一字一淚的「謚妻記」，記述她的生平賢孝事迹，和二十年來夫妻間所共的哀樂，又復在他自編的「江山萬里樓詩集」每卷之首，附刊一張歷年所攝的「行樂圖」，及其遺照遺容，以便他自己：「每一展卷，如見其人，且誌有功於是集也。」

漢泉名妓互憐身世

民國十四年陰曆十二月初七日，楊雲史思念霞客夫人過切，他聽朋友的慫恿，利用路經上海之便，到上海小慈航法壇燒香拜佛，請他的霞客夫人降神。也不知是他精誠所至，感動神仙，還是小慈航法壇有人故弄玄虛，他居然請到了徐霞客，而且還在法壇上洋洋洒洒的寫了數千言，徐霞客曾經向楊雲史自述前身，和她在世時候的許多事情，據他說是歷歷如繪，絲毫不爽。徐霞客告訴楊雲史說：她已獲得佛祖的超度，賜名「烟霞舊客」，當時正在武昌洛伽左山的古洞裏靜修，三五世後可證正果，得道成仙。她又再三稱謝楊雲史待她的一片深情，希望他善自保重，撫養子女，臨了一聲「我也去」時，傷心欲絕的楊雲史，早已哭倒在地。

他把霞客夫人所寫所記全部抄錄下來，每天

「把卷三復，如親音容，終日悲歎，不忍釋手」，同時他還下定了願心，要到海外訪尋霞客夫人靜修所在的落伽左山古洞，那怕是千巖萬壑，他也非得找到那個地方不可。祇是，楊雲史生於憂患，不幸又爲詩人，他是命中註定了窮困終生的，就算他在吳佩孚的幕中，有個差使，也得了吳佩孚不少的餽贈時，他也因爲負債累累。家庭負擔太重，而致「營齋營奠羽書忙，百日煎熬鬢已蒼，何得俸錢過十萬，自傷風雪典衣裳」。——民國十四年他鴻運當頭時冬天大風雪裏還得當衣服濟急，賦閒時窮到什麼地步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他這個海外訪仙山求見亡妻的願望，一直到死都無法達成。

徐霞客給楊雲史生了兩個兒子：丰祚，真祚。連同楊雲史元配李夫人生的，他一共有四子四女，死前，又得了一個孫子和四個孫女兒。

「近來英氣消磨盡，只畫梅花贈美人」，名士風流，自古已然，傷妻以後的楊雲史，淚痕不乾，心如槁木死灰。然而，他却在十五年正月，居然自風塵中有所奇遇，結識了一位深情玉貌，「穠妝明艷淡妝清」的漢泉名妓。那是民國十五年正月間楊雲史隨侍吳佩孚在漢口查家墩總司令部的時候，當時吳佩孚一心所「討」的倒戈將軍馮玉祥方於十五年元旦通電下野，出國考察，把他的國民軍交給了張之江，張作霖則反轉過來和吳佩孚拜把子稱兄道弟，電請吳佩孚：「關內事請公主持，關外事由弟應付」，馮玉祥的部將幾次三番要向吳佩孚稱降，請他「不念前嫌，共謀國是」，可是吳佩孚實已將馮玉祥恨毒了，他說馮

玉祥的下野分明是詐，聲言願與各方化敵為友，只與馮玉祥一人為敵。他跟張作霖組成聯軍兩路討馮。吳佩孚這一次北上督師沒帶楊雲史同去，所以他在武昌查家墩很閑，偶或也出去應酬應酬。

當年北洋軍閥官場之上奢靡成風，一請客就酒下有色，徵歌選舞，叫條子傳妓女，鶯鶯燕燕的一大堆，楊雲史置身其間，耳濡目染，自然也恬不為怪，習以為常。民國十四年正月十五，上元之夜，查家墩總部留守人員照例舉行會餐，聲勢顯赫，出手潤綽的豪客多達一百餘人。因此召來侑觴的漢皋名妓竟有一兩百名，羣雌粥粥，鶯叱燕語，在座的老爺們自不免打情罵俏，品頭論足，當時舉座一致公認，其中就數一個叫陳美美的諸暨姑娘長得最美。楊雲史一聽便聯想起諸暨芋蘿山下，浣紗溪邊不正是西施的故鄉嗎？他心中一動，問明白了陳美美還是初次出局應差，在座並沒有她的相好恩客，便請她往自己的身邊一坐。

羅帳香濃白袷衣單

楊雲史是吳玉帥尊之如賓，愛之如弟，介乎師友之間的紅人。吳佩孚幕中的那個不想巴結他一下，祇是平時他志行高潔，憂憂非同流俗，又兼悼念亡妻，常時鬱鬱寡歡，愁眉不展，令人無從親近高攀。如今難得他主動的召來一位姑娘，於是大夥兒就興高采烈，忙不迭的起鬪，告訴陳美美：楊老爺是什麼樣的身份和地位，這陳美美雖然墮入平康，瀟跡草臺，她居然還是個讀書識字的，一聽到楊雲史的名字便曉得他是一位名重

公卿的當代大詩人，她跟楊雲史呢嚶細語，傾訴身世，——使楊雲史因而得詩：「自言不解說相思，今日逢君怨見遲，生長芋蘿山色裏，還從蘇小問西施。皓齒明眸怨未休，共憐身世不勝愁，獨眠人睡無消息，一夜春風吹畫樓。」

一連幾天，陳美美的倩影，在楊雲史的心中念念不忘，他又在一個應酬場合上召了她來，這一回，陳美美向楊雲史索詩，他寫了「贈陳美美校書」四首，記他們結識的經過，把陳美美比做了浣紗的西施。再一次，陳美美請楊雲史畫紅梅屏幛，他又欣然照辦，在春雨淅瀝聲中，繪了四幅紅梅，再題上八首絕句，這便是他們的定情之夕了。楊雲史曾有如下風光旖旎的名句：「折得寒香煙滿湖，孤山蘇小伴林逋，羊羔兒酒銷金帳，抵得清狂小宋無？」

楊雲史有勢力而不能用，有好差使而沒錢，陳美美純粹是愛重他的才華與多情，方能不顧一切的委身事他二百餘日：在楊雲史而言哩，即令在陳美美的跟前，他也絕不否認，他是喪偶之後，愁慘太甚，得了美美，療愁勸酒，亦足為歡！祇不過，兩人相處將近一年，雙方自難免動了真感情，楊雲史曾為陳美美寫了無數首艷詩，假如事實許可，兩人得能長相廝守，自也不失為一段美滿姻緣。從楊雲史為美美寫的詩中，不難看出他的輕憐密愛，以及其情深款款，諸如：

沉醉

羅帳香濃夜氣清，儘教沉睡且休驚，今宵被酒須將息，不脫春衫坐到明。

白袷衣單覺漏殘，酒痕狼狽雨闌珊，自

移銀燭西樓下，夜半無人看牡丹。

有時候，想起了他的亡妻霞客夫人，楊雲史在陳美美悉心伏侍，曲盡綢繆之餘，也難免會偶起傷感。例如霞客夫人抵達岳州整整一年的那天，三月十五日，楊雲史在美美的席上，就成詩一首：

處處新詩籠碧紗，自傷哀樂換生涯，閒眠綉榻聽春雨，共捲珠簾看落花。幸有玉人同在客，為憐遊子已無家，去年今日迎梳洗，曉涉湘江去採茶。

武昌圍城一頁秘辛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霹靂一聲，大地驚蟄，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就職，旋即應師北伐，義師所向，北洋軍閥望風披靡。當時吳佩孚正在南口討馮，反覆靡戰，久久不下，國民革命軍以風掃落葉之勢，下衡陽，克長沙，直逼湘鄂邊境要隘汀泗橋，武漢告急，一夕數驚。吳佩孚匆匆率師來援，汀泗橋一戰，被國民革命軍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急遁武漢，企圖作最後掙扎，九月六日他在查家墩總司令部樹林子裏席地而坐，計議軍情，嘩啦啦的一砲直從武昌城裏的龜山上吊來，俄而又是一砲。一查問，原來是新任湖北省長兼漢陽防守司令劉佐龍響應國民革命軍，欲置吳佩孚於死地，吳佩孚急招武漢警備總司令靳雲鶚籌思對策，又不應，他這才曉得義師之來實已令他眾叛親離，慌忙撤向漢口、信陽，一片大亂聲中，把他的秘書幫辦楊雲史給陷在武昌圍城之中了。

據江西新城陳瀨一所著的「楊雲史先生家傳」，還載得有如下的一段罕為人知的秘聞，據說當吳佩孚兵敗汀泗橋，急率殘部退守武昌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迅即力克武昌城東十里之洪山，以高屋建瓴之勢，發砲猛攻城中各據點，吳佩孚遂率衛隊渡江到漢口，一天晚上，他正與楊雲史共坐議事，吳佩孚的秘書長張其鏗一掀門帘走進來，顯然他是有事要跟吳佩孚商議。可是他看見楊雲史在座，便欲言又止，自去吳佩孚的辦公桌上，寫了個字條，遞給吳佩孚。

吳佩孚看過字條後，答復張其鏗說：

「這是何等的大事，我得鄭重的考慮一下。」

這時候，楊雲史便率直的問：

「是不是子武獻計決江灌敵？」

吳佩孚直承的說：

「是呀，雲史你怎麼會知道的？」

楊雲史說：

「子武曾經跟我商量過，我則期期以為不可。」

事情被他說穿了，張其鏗就告誡楊雲史說：

「請你務必保守秘密，萬萬不可對外人說。」

啊。」

張其鏗退出後，楊雲史便正色的對吳佩孚說：

道：

「子武的計劃是決武泰閣以水淹敵軍，可是武泰閣一開，咸寧七縣俱將淹沒，七縣的老百姓數逾千萬，而敵軍只有四千，因為四千之敵，斷送七縣的人命，那未免太殘忍了吧。況且敵軍正

踞守洪山，水平灘在武昌城以上二三十丈，縱使開了武泰閣，決水充其量祇能跟江水相平，對洪山上的敵軍毫無作用，咸寧七縣的千萬百姓反倒先遭了巨劫，這是何苦來呢。如今敵我雙方樹幟舉兵，都說舉兵的目的在於救民，我們不能救民反而戕害民命的話，恐將為天下所不諒。」

吳佩孚聽了楊雲史的慷慨陳詞，不禁為之動容，他領首贊可的說：

「誠然誠然，我早就曉得子武的這一計是行不通的，而且即使行得通，我也不能這麼做。」

楊雲史所謂的武泰閣，是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所築的，耗資不下百萬。民國十五年秋，正值長江漲水，江水高過兩岸兩尺多深，行人為之沒。吳佩孚果若開閘決江，咸寧七縣必將釀成洪水之災，其後果之嚴重，簡直不可想像。

「楊圻從此不畫梅！」

這算是楊雲史在吳佩孚幕中，做了一件大功德事，然而當吳佩孚倉皇北遁，楊雲史陷在危城武昌，硝煙瀰漫，腥風血雨，他早知武昌終必不守，唯恐他曾佐吳佩孚戎幕多年，會被國民革命軍逮捕嚴厲處置，因此他下定了決心逃走。而在這兵荒馬亂，自身難保的時候，他還怕牽連了情意纏綿的陳美美，讓這弱質紅顏，跟着自己受罪，所以他萬般無奈的揮慧劍而斬情絲，結束了這一段風流孽債。然而轉念美美的萬丈柔情，一片真心，轉念重來崔護，未必桃花，從此蕭郎，頓成陌路，他唯有和淚以俱，寫下了「留別美美」長歌一首語語叮嚀的說：

健飯加餐早早眠，自家珍重勝人憐，江頭昨夜東風緊，翠被雲裘放手邊。

楊雲史也自怨自艾的道：

年內海內盡知卿，慚愧風流小杜名，醉不成歡行不得，畫樓秋雨到天明。

那位愛重詩人才華，不惜以身相許的青樓奇女子陳美美呢，她明知楊雲史陷於危境，非走不可，自己倘若必欲跟了去，一定會成爲他帶不動的累墜。所以她唯有自嗟命薄如紙，終日以淚洗面，默無一語，自從武昌圍城之日起，以迄楊雲史雜在難民羣中走成了的那天爲止，一連多日，她頭不梳來臉不洗，彷彿在向楊雲史無言的明其志。便在那斷腸人對斷腸人，流淚眼對流淚眼的前夜，美美強忍着不哭，爲使楊雲史也勉強生離死別的悲哀，消磨那一個難捱難捨的漫漫離別長夜，她分明早已哭腫了眼睛，却強顏歡笑，殷勤的勸楊雲史喝酒，伸手纖纖柔荑，爲他把盞，然後請道：

「不能再爲我畫一幅梅花，讓我留作永久的紀念。」

楊雲史點點頭，答應了，他忍淚吞聲，舖紙蘸墨，淚眼婆娑的勉強成圖，這時候，爲新經大敗的吳佩孚愁，爲永訣在即的陳美美悲，更爲自己的前途茫茫，死生難卜懷然，楊雲史語語沉痛，血淚交迸的在畫上題了四首七言絕句：

原知歡帶是愁苗，悔把溫柔慰寂寥，枉負才名傾粉黛，風流兩字太魂銷。

戎馬經年衣滿塵，強歡暫醉暗傷神，平

生熱淚黃金價，只贈英雄與美人。

照眼枝枝紅雪堆，胭脂難買好春回，羅浮以外非春色，從此楊折不畫梅！

舊夢新盟兩不真，臨歧再贈一枝春，他年綠葉成蔭後，陌路應憐畫裏人！

陰曆九月十二日，楊雲史逃出武昌圍城，當日渡江到了漢口，他在漢口的朋友爲他餞別，兼且慶賀其「脫險」，因爲他當夜就上船駛往家鄉常熟了，寄厝於漢口的霞客夫人靈柩，則已由朋友幫忙先上了船，隨他還鄉。這時候，他萬萬料想不到，陳美美竟會也跟他之後，出了武昌城，而且找到了朋友爲他宴別的飯莊，陪着他直到終席，然後又在三更半夜把他送到了船上，相對歎歎，黯然神傷而已。楊雲史當着美美的面，掩面哭着口占三絕，其中第一首寫的是：

金樽酒盡出離筵，江月茫茫客在船，此別莫須身世恨，感時淚灑玉人前。

一路痛哭，附舟旋里，哭懷夫人之柩，哭吳佩孚之敗，哭陳美美之慘，哭自己的一腔無可奈何情，楊雲史從漢口到上海，沿途嗚咽啜泣的寫出一首首哀而不怨，纏綿悱惻，令人讀之酸鼻的詩篇。到上海，轉常熟，來不及安葬他的霞客夫人，便又迢遙千里的去追正被國民革命軍和奉軍南北夾擊，大軍即將瓦解，後來竟至落荒而逃，進了四川的吳佩孚，詩人的一腔愚忠，愧殺那般吳玉帥一手提拔、戎服輝煌的北洋叛將。

他由上海而徐州，鄭州，在鄭州和吳佩孚見到了面，吳佩孚對他的二度前來共患難，同生死，說不出的感慨系之。楊雲史跟着吳佩孚一直到

河南鞏縣的黑石關，在僅餘一支孤軍，陷於四面包圍之中，他還曾作了一首七絕如次：

黑石關前有戰壕，秋山迤邐入嵩高，獨來馬背尋詩畫，萬點寒鴉渡虎牢。

時間已經到了民國十六年六月，國民政府早就定鼎南京，國民革命軍初期北伐告成，六月十六日奉軍總司令張作霖就「大元帥」職，成立所謂「軍政府」，企圖負隅頑抗。馮玉祥的國民軍在陝西發動攻勢，將取洛陽，吳佩孚的一支殘餘人馬恰好擋在國民軍與奉軍之間，成了個夾心麵包之勢，雙方正待決戰，都在請他讓路。吳佩孚又重施鷄公山上不打、不降、不走的故技，於是奉

軍不耐，開始硬逼。農曆三月初七（陽曆五月十五日）又是吳佩孚的五秩晉三壽辰，吳總部正在大開筵席，爲他賀壽，下午三時，忽有隆隆砲聲。命人打探居然是奉軍來攻汜水，吳佩孚立即宣布散席，殘餘人馬陸續南撤，他自己也在翌晨拂曉離開鞏縣直下南陽，過登封時他幾欲出家爲僧，以了殘生，後來經他的張氏夫人苦勸總算打消此念，穿過川鄂邊區三不管地帶前去萬縣投奔楊森。由於吳佩孚自知前途無望，他在鞏縣行前力促楊雲史及早脫身，派人硬逼着他送到鄭州。然後轉折回鄉。

（待續）

介景新律師受聯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暨董事長

郭伯達常年法律顧問啓

茲受任上開當事人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其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保障之此啓

介景新律師事務所

聯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二二六號二樓

電話：二一三五二·七七二七二四

臺北縣土城鄉沛埤村八十六號

電話：九六六〇三二

蔣君章教授著。臺灣史概要

定價四十元

郵撥臺北二五七八〇褚俊一戶